

注  
评  
本

# 紅樓夢

貳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 鹗 著  
〔清〕护花主人 大某山民 太平闲人 评



注评本

# 红楼梦

贰

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  
〔清〕护花主人 大某山民 太平闲人 评



话说袭人见了自己吐的鲜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，想着往日常听人言：“少年吐血，年月不保，纵然命长，终是废人了。”想起此言，不觉将素日想作后来争荣夸耀之心尽皆灰了，眼中不觉的滴下泪来。是正笔。果能解此，便可看破。宝玉见他哭了，也不觉心酸起来，因问道：“你心里觉得怎么样？”袭人勉强笑道：“好好的，觉怎么呢！”多少宛委，多少闭藏。宝玉的意思，即刻便要叫人烫黄酒，要山羊血、麋峒丸来。袭人扯住他的手笑道：“你这一闹不打紧，闹起多少人来，倒抱怨我轻狂。分明人不知道，倒闹得人知道了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正经你明日打发小子问问王太医去，弄点药吃吃就好了。人不知鬼不觉的可不好！”宝玉听了有理，也只得罢了。向案上斟了茶来，袭人忙漱了口。袭人知宝玉心内也不安稳的，也不安稳，乃有所悔之词。待要不叫他服侍，他又必不依；二则定要惊动别人，不如由他去罢。因此倚在榻上，由宝玉去服侍。哑子吃黄连。一交五更，宝玉顾不得梳洗，忙穿衣出来，将王济仁叫来，王济仁因医造名，而隐《易》道，乾坤之道在坎、离，坎、离颠倒为既济、未济。调水火、为抽添，则在人。亲自确问。王济仁问其原故，并不延诊，但用一问，是为闭藏。不过是伤损。便说了个丸药的名字，怎么服，怎么敷。宝玉记了，回园来依方调治，不在话下。话下自有话。

这日正是端阳佳节，蒲艾簪门，虎符系臂<sup>[1]</sup>。点景简净。午间，不惟点五日，且必点午时，见正天中时方昌盛，而阴起于午矣。王夫人治了酒席，请薛家母女等赏午<sup>[2]</sup>。看他自初一至端阳，一日一日写来挨次，

[1] 蒲艾簪门：端午节民俗，将蒲艾插在门上，以辟邪。虎符系臂：旧时端午节的习俗，用绦罗做成小老虎的形状系在小孩的手臂以驱邪。

[2] 赏午：庆赏端午节。

特与“伏中”二字显为刺谬，以痛发热毒。宝玉见宝钗是乃热毒之主。淡淡的，也不和他说话，自知是昨日的原故。王夫人见宝玉没精打彩，也只当是昨日金钏儿之事，他没好意思的，越发不理他。林黛玉见宝玉懒懒的，只当是他因为得罪了宝钗的原故，心中不自在，形容也就懒懒的。凤姐昨日晚间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、金钏的事，知道王夫人不自在，自己如何敢说笑，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，更觉淡淡的。迎春姊妹见众人无意思，也都无意思了。各人有各人心事，而赏午一席写来如此冷淡，这便是九十七、八回以后景象，上大段已将“断痴情”、“成大礼”演完矣。○此席独无贾母，是无礼也，盖已作寿终以后观。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。是大家散了。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，他想得也有一个道理。他说：“人有聚，就有散，聚时喜欢，到散时岂不冷清？既冷清，则生感伤，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。比如那花开时令人羡慕，谢时则增惆怅，所以倒是不开的好。”故此人以为欢喜时，他反以为悲。从“孟施舍之养勇”套来，见其终竟能守得一身干净身子在此。那宝玉的情性只愿常聚，生怕一时散了，那花只愿常开，生怕一时谢了。只到筵散花谢，虽有万种悲伤，也就无可如何了。从“北宫黜之养勇”套来，是务敌人所如撤合也。○宝、黛对提，各设一想，写得新鲜精湛。是乃正偶，是乃一心。为此大段特提重顿。因此今日之筵，大家无兴散了，林黛玉倒不觉得，死者已矣。倒是宝玉心中闷闷不乐，回至自己房中，长吁短叹。生者何堪。

偏生晴雯上来换衣服，此是黛玉切近影身，入他正传，仍是黛玉传也。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，将骨子跌折。当此热毒方张之日，而扇子失了手，将何所却此热毒乎？晴雯死，黛玉死矣。宝玉因叹道：“蠢才，蠢才！晴雯蠢才，黛玉亦是蠢才也。黛玉蠢才，宝玉亦是蠢才也。三而二，二而一也。将来怎么样？明日你自己当家立业，难道也是这么顾前不顾后的？”有所期而正训之。晴雯冷笑道：

“二爷近来气大的很，行动就给脸子瞧，前日连袭人都打了，今日又来寻我们的不是！要踢要打凭爷去。是他口吻，一丝不走。就是跌了扇子，也是平常事体。原是平常事，所云不过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先时连那么样的玻璃缸、玛瑙碗，璃，离；瑙，恼。脱离烦恼，正扇之用。不知弄坏了多少，也没见个大气儿。

这会一把扇子就这么着急了，何苦来？嫌我们，就打发了我们再挑好的使。好离好散的，倒不好？”便是“宝玉你好！你好！”宝玉听了这些话，气的浑身乱战，因此说道：“你不要忙，将来有散的日子！”透笔。

袭人在那边早已听见，必接是他，一定章法。忙赶过来向宝玉道：“好好的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，一时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儿。”是他口吻，一丝不走。晴雯听了，冷笑道：“姐姐既会说，就该早来，也省了爷生气。自古以来，‘自古以来’四字不通，而语妙无敌，又偌大隐意存焉。就是你一个人服侍爷的，我们原没服侍过。因为你服侍的好，昨日才挨窝心脚。我们不会服侍的，明日还不知是个什么罪呢！”灵心慧舌，尖利无匹，而祸基矣。袭人听了这话，又是恼，又是愧。待要说几句话，又见宝玉已经气的黄了脸，少不得自己忍了性子，坚忍。推晴雯道：“好妹妹，你出去逛逛，原是我们的不是。”晴雯听了他说“我们”二字，自然是他和宝玉了，是黛玉心事。不觉又添了醋意，冷笑几声道：“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，别教我替你们害臊了！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也瞒不过我去，那里就称起我们来了？你们我们，纸上有声。浏亮轻松，可医瘖病。那明公正道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<sup>[1]</sup>，也不过和我似的，那里就称上我们了！”

袭人羞的脸紫涨起来，想一想原是自己把话说错了。何等坚忍。正用之，便入圣贤。宝玉一面说道：“你们气不忿，我明日偏抬举他。”袭人忙拉了宝玉的手道：“他是一个糊涂人，蠢才注脚。你和他分证什么？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担待的，比这大的过去了多少，今日是怎么了？”晴雯冷笑道：“我原是糊涂人，那里配和你说话！我不过奴才罢咧！”活像。袭人听说道：“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，是和二爷拌嘴呢？要是心里恼我，你只和我说，不犯着当着二爷吵。要是恼二爷，不该这么吵的万人知道。我才不过为了事，进来劝开了，好大家保重。姑娘倒寻上我的晦气！又不像是恼我，又不像是恼二爷，夹枪带棒，终久是个什么主意？我就不说，让你说去。”说着便往外走。看此书，我亦耳聩目炫。乃作者消消停停，把个主意写出。奇情，奇文。

[1] 姑娘：此指通房丫头。

宝玉向晴雯道：“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我回太太去，你也大了，打发你出去，可好不好？”透笔。晴雯听了这话，不觉又伤心起来，是书中大伤心处。含泪说道：“我为什么出去？要嫌我，变着法儿打发我去也不能彀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何曾经过这样吵闹？一定是你要出去了。不如回太太去，打发你罢！”说着站起来就要走。袭人忙回身拦住，笑道：“往那里走？”宝玉道：“回太太去！”袭人笑道：“好没意思！认真的去回，你也不怕臊了他？便是他认真要去，也等把这气平下去了，等无事中说话儿回了太太也不迟。透笔。这会子急急的当一件正经事去回，岂不叫太太犯疑！”主意定矣，已透三十四回必令不犯疑方可说。是有作用。宝玉道：“太太必不犯疑，我只明说是他闹着要去的。”晴雯哭道：“我多早晚闹着要去的？饶生了气<sup>[1]</sup>，还拿话压派我。只管去回，我一头碰死了也不出这门呢！”有如皎日，袭人愧死。宝玉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又不去，你又闹些什么？我经不起这吵，不如去了倒干净。”说着一定要去回。

袭人见拦不住，只得跪下了。便是九十六回王夫人前之一跪。碧痕、秋纹、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得利害，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，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，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。笔有餘闲。宝玉忙把袭人拉起来，叹了一口气，在床上坐下，叫众人回去。作收场。向袭人道：“叫我怎么样才好！这个心使碎了，也没人知道。”说着，不觉滴下泪来。归到心字、道字，而语气如闻。袭人见宝玉流下泪来，自己也就哭了。以哭作结。晴雯在傍方哭着欲说话，只见林黛玉进来，便出去了。

林黛玉笑道：是笑道。“大节下怎么好好的哭起来？难道是为争粽子争恼了不成？”争粽子语趣甚。寓言此闹不过争种子一事而已。又寓争真种子，有大大会。宝玉和袭人“嗤”的一笑。林黛玉道：“二哥哥不告诉我，我只问你也就知道了。”神情活现。一面说，一面拍着袭人的肩笑道：“好嫂子，正名定分，自己避席。你告诉我。必定是你们两个拌了嘴，告诉妹妹，替你们和劝和劝。”袭人推他道：“林姑娘，你闹什么！我们一个丫头，姑娘只是

[1] 饶：不但。

混说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你说你是丫头，我只拿你当嫂子待。”“我们”两字暗争之，黛玉许之。是有识。宝玉道：“你何苦来替他招骂名儿？饶这么着，还有人说话闲话，还搁得住你来说这话！”袭人笑道：“林姑娘，你不知道我的心事。除非一口气不来，死了倒也罢了。”反说究竟。林黛玉笑道：“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，我就先哭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死了，我做和尚去。”是许黛玉，是许嫂子，则嫂子原有专属。袭人笑道：“你老实些罢，何苦还说这些话。”林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，抿嘴笑道：“做了两个和尚了！其实是一个，这便是信宝玉说方宝钗配药，而写来心口如见如闻。我从今已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。”宝玉听了，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话，自己一笑，自己一笑，有大误会。也就罢了。

一时黛玉去了，就有人来说：“薛大爷请。”紧接宝钗，是大章法。宝玉只得去了，原来是吃酒，不能推辞，只得终席而散。

晚间回来，已带了几分酒，踉跄来至自己院内，只见内院早把乘凉的枕榻设下，榻上有人睡着。入上半回。宝玉只当是袭人，只当是袭人，而乃是晴雯。明演“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”意。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他问道：“疼的好些么？”只见那人翻身起来，说：“何苦来？又招我！”宝玉一看，原来不是袭人，却是晴雯。活跳。宝玉将他一拉，拉在身傍坐下，笑道：“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，早起就是跌了扇子，乃午间赏午散席以后事。今日早起，见此扇早已跌了也。矛盾处，正著意处。我不过说了那两句，你就说上那些话。你说我也罢了，袭人好意来劝，你又拉扯上他。你自己想想，该不该？”晴雯道：“怪热的，拉拉扯扯做什么！叫来看像什么！我这身子也不配坐在这里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你既知道不配，为什么睡着呢？”晴雯没的说，“嗤”的又笑了，说道：“你不来使得，你来了就不配了。起来，让我洗澡去。袭人、麝月都洗了澡，我叫了他们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才又吃了好些酒，还得洗一洗。你既没有洗，拿了水来，咱们两个洗。”狎昵已极，声情毕现。

晴雯摇手笑道：“罢，罢！我不敢惹爷。隐透干净身子。还记得碧痕打发

你洗澡，足有两三个时辰，又是一样洗法。一笑。也不知道做什么呢，我们也不好进去的。后来洗完了，进去瞧瞧，地下的水淹着床腿，连席子上都汪着水。绝妙一幅水战图，用侧笔明明写出。是暗《金瓶梅》，是意淫。○碧痕，晴雯类也，而必写他有此故事，乃即用以起下文湘云在。湘云既影黛，又影钗，影黛即以影晴雯，影钗即以影碧痕矣。痕，痕迹也。也不知是怎么洗的，便是袭人、麝月洗法。笑了几天。我也没工夫收拾水，也不用同我洗去。今日也凉快，那会子洗了，这会子可以不用。是干净。我倒舀一盆水来，你洗洗脸，通通头。才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，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<sup>[1]</sup>，水晶缸里，此果明透清洁。叫他们打发你吃去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既这么，你也不许洗去，是不洗去，不为痕也。只洗洗手，拿果子来吃罢。”

晴雯笑道：“我慌张的很，连扇子还跌折了，那里还配打发吃果子。倘或再打破盘子，此盘已破，绝无暧昧。还更了不得。”宝玉便笑道：“你要打就打。这些东西，原不过是供人所用，你爱这样，我爱那样，各有性情不同。比如那扇子，原是扇的，你要撕着顽，也可使得，只是不可生气时拿他出气。就如杯盘，原是盛东西的，你若欢喜听那一声响，就故意砸了，也可以使得，只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。这就是爱物了。”爱物之论，亦奇亦正，是真能格物而一旦贯通者。晴雯听了笑道：“既这么说，你就拿扇子来把我撕，我最喜欢撕的。”撕，提撕也。撕，思也。宝玉听了，便笑着递与他。晴雯果然接过来，“嗤”的一声撕了两半，接着又听“嗤嗤”几声。宝玉在傍笑着说：“响的好，再撕响些！”撕响，思想。

正说着，只见麝月走过来笑道：“少作些孽罢！”少作些孽，便是扇，便是善。宝玉赶上来，一把将他手里扇子也夺了，递与晴雯。又当推以及人。晴雯接了，也就撕作几半了。二人都大笑。都大笑，都大孝也，至善矣。麝月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，拿我的东西开心儿！”宝玉道：“打开扇子匣子你拣去，是什么好东西！”麝月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就把扇子都搬出来，让他尽力撕，岂不好？”又是他的声口，写来从不稍误。宝玉笑道：“你就搬去。”麝月道：

[1] 湃(bá)：用冰或冷水镇物使之变冷。



“我不可造这样孽！便是扇。他没撕折了手，叫他自己搬去。”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说道：“我也乏了，明日再撕罢。”明日再思，所谓“又日新”。○面子真是活画。宝玉笑道：“古人云：‘千金难买一笑。’几把扇子能值几何？”难能可贵，而其实平常。一面说着，一面叫袭人。袭人才换了衣服走进来。小丫头佳蕙过来拾了破扇，拾去破扇，必用佳蕙，是即“遇双真”后所演之佳蕙。见能思善，便是通灵之佳会矣。大家乘凉，不消细说。

至次日午间，王夫人、薛宝钗、林黛玉众姊妹正在贾母房中坐着，就有人回：“史大姑娘来了。”一时果见史湘云带领众多丫鬟媳妇走进院来。便是“振振公子”之象。宝钗、黛玉等忙迎至阶下相见。青年姊妹间青年隐言公子。经月不见，一旦相逢，一蔽三百。其亲密自不消说得。一时迎入房中，请安问好，都见过了。贾母便说：“天热，仍是午间。把外头的衣服脱脱罢。”史湘云忙起身宽衣。王夫人因而笑道：“也没见穿上这些做什么！”湘云道：“都是二婶娘叫穿的，谁愿意穿这些！”点湘云家事，为受宝钗笼络伏线。宝钗在傍笑道：“姨妈不知道，他穿衣裳还更爱穿那别人的衣裳。可记得旧年三四月里住着，三四为七，在月为巧，乃“巧合”之影。把宝兄弟的袍子穿上，靴子也穿上，额子也勒上，猛一瞧，倒像是宝兄弟，就是多两个耳坠子。既扮男妆，何不摘去两个坠子？而必留两个坠子者，乃演又为钗黛影身，两个都是坠儿。我言湘云一人三影，益信。他站在那椅子背后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：

‘宝玉，你过来！是宝玉影身。仔细那上头挂的灯穗子招下灰来迷了眼！’是迷了眼。他只是笑，也不过去。后来大家忍不住笑了，老太太才笑了，说扮作男人好看了。”林黛玉道：钗说了黛说。“这算什么！惟有前年正月里接了他来，住了没两日，下起雪来。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才拜了影回来<sup>[1]</sup>，“影”字映射。老太太的一个新新的大红猩猩毡斗篷放在那里，谁知眼不见他就披了，又大又长，他就拿两个汗巾子拦腰系着，和丫头们在后院子扑雪人儿去。扑雪是扑薛。一跤栽倒沟跟前，弄了一身泥。”因扑薛而一身污。说着，大家都想着前情，是非前情，乃终竟也。卷末贾政在雪影里见宝玉乃

[1] 拜影：逢年过节或祖先忌日，子孙对祖宗的画像叩拜。

披大红猩猩毡斗篷倒身下拜，已于此处借影身演出矣。笑了一场。

宝钗笑问那周奶奶道：本回阐阴阳，演《易》道，故奶妈为姓周。犹带刘老老必用周瑞家的，及巧姐之嫁亦必归周姓，及周贵妃周琼也。“周妈，你们姑娘还那么淘气不淘气了？”周奶奶也笑了。迎春笑道：“淘气也罢了，我就嫌他爱说话。也没见睡在那里还是咕咕呱呱的，笑一阵说一阵，也不知是那里来的那些谎话！”其名湘云，乃潇湘云梦，歇后语耳。正是梦主，故梦话谎话都在他。王夫人道：“只怕如今好了。前日有人家来相看，眼见有婆婆家了，是宝钗。还是那么着。”贾母因问：“今日还是住着，还是家去呢？”周奶奶笑道：“老太太没有看见，衣服都带了来了，可不住两天！”湘云问道：“宝玉哥哥不在家么？”情之所钟。宝钗笑道：“他再不想着别人，只想宝兄弟。心事不禁吐露。两个人好顽的，这可见还没改了淘气。”随即掩饰。乃如此深心亦自有不及检点之处，妒之于人甚矣。贾母道：“如今你们大了，别提小名儿了。”见与宝玉乃是一人，不分名姓。

刚说着，只见宝玉来了，笑道：“云妹妹来了！怎么前日打发人接去，你不来？”王夫人道：“这里老太太才说这一个，他又来提名道姓了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你呢！”指金麒麟。写黛玉是深心，是快口，是蠢才。湘云道：“什么好东西？”是宝钗。宝玉笑道：“你瞧他，几日不见，越发高了。”湘云道：“袭人姐姐好么？”宝玉道：“好，多谢你想着。”

湘云道：“我给他带了好东西来了。”金麒麟好东西，戒指亦好东西，则指金正以示戒也。说着拿出手帕子来，挽着一个挖搭。手帕挖搭是黛玉。宝玉道：“什么好的？你倒不如把前日送来的那种绛纹石的戒指儿绛纹则绛珠草、绛芸轩并在内，石则宝玉也。为黛为钗为宝同一为戒而已。带两个给他。”湘云笑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说着便打开，众人看时，果然是上次送来的那绛纹戒指，一包四个。林黛玉笑道：“你们瞧瞧他这个人，前日一般的打发人给我们送来，已经普同示戒。你就把他的也带了来，岂不省事？今日巴巴的自己带了来，而又有必应特戒之人。我当又是什么新奇东西，此戒本是平常，不偏不倚。原来还是他！真真你是个糊涂人。”自道也。又寓湘云阴阳不分，为糊涂涂涂

之一人。史湘云笑道：“你才糊涂呢！我把这理说出来，大家评一评谁糊涂。给你们送东西，就是使来的人不用说话，拿进来一看自然就知是送姑娘们的了。若带他们的这东西，须得我告诉来人这是那一个丫头的，那是那一个丫头的，那使来的人明白还好，设糊涂些，丫头的名字他也记不得，混闹胡说的反连你们的东西都搅糊涂了。示戒说理。本书以糊涂东西演《易》之用。若是打发个女人来还罢了，偏前日又打发小子来，可怎么说丫头们的名字呢？还是我来给他们带来，岂不清白！”有差等，有分别，说理清白。说着，把四个戒指放下，说道：“袭人姐姐一个，是书中第一应戒之人。鸳鸯姐姐一个，戒其名。金钏儿姐姐一个，戒其事。平儿姐姐一个，戒其用。这倒是四个人的，难道小子们也记得这么清白？”小子听之。

众人听了，都笑道：“果然明白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还是这么会说话，不让人。”林黛玉听了冷笑道：是黛玉。“他不会说话，就配带金麒麟了？”自戕。一面说着，便起身走了。写与湘云格格不入，是自驱之入宝钗党。幸而诸人都不曾听见，只有薛宝钗抿嘴一笑。是有同心。走着常情，笑不可测。宝玉听见了，倒自己后悔又说错了话。忽见宝钗一笑，由不得也一笑。宝钗见宝玉笑了，忙起身走开，同一金，同一笑，是乃自走其走，非走黛玉之走。找了黛玉说笑去了。转找他去。

贾母因向湘云道：“吃了茶，歇一歇，瞧瞧你嫂子去。花园里也凉快，同你姐姐们去逛逛。”湘云答应了。因将三个戒指包上，在贾母处，自然已给鸳鸯了，故剩三个。而鸳鸯不写明给，鸳鸯其名而不鸳鸯其实，无所用其戒也者，是书李纨之外一人而已。又鸳鸯在四十回以后为刘老老之替身，借演《易》道之人。歇了一歇，便起身要瞧凤姐等去。众奶娘丫头跟着，到了凤姐那里，说笑了一回出来，此处写得衰慢，已影宝钗。便往大观园来，见过了李宫裁。少坐片时，此处写得庄严，已影黛玉。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。因回头说道：“你们不必跟着，只管瞧你们的朋友亲戚去，留下翠缕服侍就是了。”众人听了，自去寻姑觅嫂，单剩下湘云、翠缕两个。两个是一个，生出绝大奇文。

翠缕道：“这荷花怎么还不开？”荷花寓宝钗。史湘云道：“时候还没到

呢。”“绛芸轩”时候没到。翠缕道：“这也和咱们家池子里的一样，是楼子花<sup>[1]</sup>。”明点是一样。楼子花，身外身也。湘云道：“他们这个还不如咱们的。”翠缕道：“他们那边有颗石榴，接连四五枝，石窝石头，榴窝绛珠。宝黛影身，各有四五。真是楼子上起楼子，这也难为他长。”史湘云道：“花草也是同人一样，明打到人。气脉充足，长的就好。”是书自赞，又是《孟子》“动心”章。翠缕把脸一扭，说道：“我不信这话！若说同人一样，我怎么不见头上又长出一个头来的人？”驳得绝倒，无语可答。少所见而多所怪，为翠缕者正复不少。

湘云听了，由不得一笑，我亦付之一笑。说道：“我说你不用说话，你偏好说。果然。这叫人怎么好答言！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，或正或邪，或奇或怪，千变万化，都是阴阳顺逆。书中之人，书中之事，都在里许。就是一生出来人人罕见的，衔玉而生。究竟道理还是一样。”花上有花，头上有头，无非演此道理。翠缕道：“这么说起来，从古至今，开天辟地，都是些阴阳了？”是，是，是！湘云笑道：“糊涂东西，太极图是糊涂东西，此后凡此字都作此用。越说越放屁。演说的是假语村言，原是放屁。什么‘都是些阴阳’！况且‘阴阳’两个字，还只是一个字。阳尽了就成阴，阴尽了就成阳。不是阴尽了又有一个阳生出来，阳尽了又有个阴生出来。”真失即假，假省即真，冷极便热，热极便冷。真假冷热，书中大旨；这情种便是那情种，书中隐义，无非《易》理。在刘老老用暗演，在史湘云用明演。看官犹未信乎？翠缕道：“这就糊涂死了我！什么是个阴阳，没影没形的？果然。我只问姑娘，这阴阳是怎么个样儿？”我亦要问。湘云道：“这阴阳不过是个气罢了。即上半回生气的‘气’字。器物赋了，才成形质。‘气以成形，而理亦赋焉。’天命性道，从此勘出。譬如天是阳，地就是阴；水是阴，火就是阳；日是阳，月就是阴。”翠缕听了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我今日可明白了。羲、文、周、孔而外，能有几人明白？所谓‘百姓日用而不知’，形容痴丫头声口逼真。怪道人都管着日头叫太阳呢，算命的点出命字。管着月亮叫什么太阴星，就是这个理了。”点出“理”字。湘云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刚刚明白了。”此乃借湘云口调侃读是书者。以为热闹，以为淫艳，正照风月鉴者无论已；即有巨

[1] 楼子花：形容花冠重叠，呈复瓣的花。

眼，由渺茫空空看百二十回以至宝玉出家而拍案大呼曰：“我明白了，是书盖演我佛因果。”殊不知刚明白了，乃是阿弥陀佛，乃仍是翠缕也。空而不空，借径仙释，归于周孔，谁则明白。

翠缕道：“这些东西有阴阳也罢了，难道那些蚊子、虻蚤、蠓虫儿、草儿、花儿、瓦片儿、砖头儿，也有阴阳不成？”低低都都，如瓶泻水，亦痴亦慧，其声松脆。湘云道：“怎么没有呢！比如那一个树叶儿还分阴阳呢。那边向上朝阳的，就是阳，这边伏下背阴的，就是阴。”翠缕听了，点头笑道：“原来这样，我可明白。明白了。只是咱们这手里的扇子，这便是上半回撕的扇子。怎么是阳，怎么是阴呢？”湘云道：“这边正面就是阳，那边反面就为阴。”正即为善，善即是阳。反善为恶，恶即是阴。阴阳之论，至此而住，所谓“在止于至善”。

翠缕又点头笑了，还要拿几件东西来问，因想不起什么来，猛低头看见湘云身上金麒麟挂着，乃入本文。便提起来，笑道：“姑娘，难道这个也有阴阳？”湘云道：“走兽飞禽，雄为阳，雌为阴，牝为阴<sup>[1]</sup>，牡为阳<sup>[2]</sup>，怎么没有呢？”翠缕道：“这是公的，还是母的呢？”湘云啐道：“什么公的母的，又胡说了！”公母不分，正是胡说中之湘云，岂止头上有头。翠缕道：“这也罢了，怎么东西都有阴阳，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？”扩充到尽头处，谁说翠缕呆？湘云沉了脸说道：“下流东西，下而能留，便是善调阴阳。好生走罢！越问越说出好的来了！”翠缕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告诉我的呢？我也知道了，不用难我。”绝倒。不惟有声气，直若见嘴脸。我阅此回，每笑失声。作者演如此大道理，而以如此笔墨出之，是真怪物。湘云“扑嗤”的笑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翠缕道：“姑娘是阳，我就是阴。”绝倒。而宝玉影身在此矣。湘云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来。翠缕道：“说的是了，就笑的这么样儿！”憨状可掬，作者握管至此，想亦自妆鬼脸。湘云道：“很是，很是！”翠缕道：“人家说主子为阳，奴才为阴。我连这个大道理也不懂得？”地道也，妻道也，臣道也，何尝不是大道

[1] 牝(pìn)：鸟兽的雌性。

[2] 牡：鸟兽的雄性。

理。湘云笑道：“很懂得！”

正说着，只见蔷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东西，是“画蔷”处。彼一金簪，此一金麟，同为一金。湘云指着问道：“你看那是什么？”翠缕听了，忙赶去拾起来，看着笑道：“这可分出阴阳来了！”本文结穴。说着先拿史湘云的麒麟瞧。史湘云要他拣的瞧，翠缕只管不放手，情形逼肖。笑道：“是件宝贝，宝姑娘，贝姑娘。姑娘瞧不得！这是从哪里来的？好奇怪！我从来在这里没见过人有这个。”活画。湘云道：“拿来我瞧瞧！”翠缕将手一撒，笑道：“姑娘请看。”湘云举目一验，却是文彩辉煌的一个金麒麟，比自己佩的又大，又有文彩。是雄，是牡，是公，是宝贝，是宝玉。湘云伸手擎在掌上，只是默默不语，正自出神。出神便是入梦，宝玉已从那里来了。忽见宝玉从那边来了，笑道：“你们两个在这日头底下做什么呢？怎么不找袭人去呢？”史湘云连忙将那麒麟藏起来，道：隐然是偷。“正要去呢！咱们一处走罢。”说着大家进入怡红院来。

袭人正在阶下倚槛迎风，袭人迎风，风乃成金玉之大用。忽见湘云来了，连忙迎下来，携手笑说一回别情，一面进来归坐。宝玉因问道：“你该早来，我得了一件好东西，专等你呢。”黛玉言之。说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，“暖哟”了一声，凡为金者，同一失声。便问袭人：“那个东西你收起来了么？”袭人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宝玉道：“前日得的麒麟。”袭人道：“你天天带在身上的，怎么问我？”宝玉听了，将手一拍，说道：“这可丢了！往那里找去？”就要起身自己寻去。史湘云听了，方知是他遗失的，便笑问道：“你几时又有个麒麟了？”宝玉道：“前日好容易得的呢，是好容易得的。不知多早晚丢了，我也糊涂了。”再点糊涂。史湘云笑道：“幸而是顽的东西，还是这么慌张！”说着将手一撒，终归撒手。笑道：“你瞧瞧，是这个不是？”宝玉一见，由不得欢喜非常。

要知欢喜的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自此回至三十四回为一大段，乃从这情种追原那情种，于身心性命源

头处痛下箴砭，以扶阳抑阴、化恶为善之作用也。上大段既将宝钗谋夺，凤、袭党翊，史、王蔽惑，以至黛玉死、宝玉亡，设象阐发，而末后用打金钏、踢袭人寓摭伏惩奸之意矣。然而诛不胜诛，贬不胜贬，不如从理欲本根显出指示，庶几金可不病热毒，玉自全其通灵，为绛不为黛，以还清虚自在之天，绝不更蹈刑政扑责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为握要矣。宝玉于“西厢记”回中曾云“不过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”，又曾云“‘明明德’外无书”，自是至言。盖子思之学出自孔子，《中庸》乃在《大学》中也。读此回上半演《大学》，下半演《中庸》，而以一“善”字串到底，便明此意。

扇，善也。撕扇，思善也。即是“虑而后能得”“虑”字。失了手，失了节，即是气禀所拘，故一路总演生气。然既思善，必为理欲交战。去染复初，非气无以配之，是又必不可少之气。卷末论花曰：“气脉充足，长的就好。”正明此气也，是归一“孝”字。孝乃彻始彻终之事，下手体验工夫在此，参赞位育亦只是此。乃平常，乃难能，故曰“千金一笑”。笑，孝也。大笑，大孝也。舜之大德，《中庸》之极功，《大学》之止善也。晴雯“自古以来”一语，便是《大学》八条目一提之“古”字。屡说洗澡，便是涤其旧染之污。爱物一段，广大圆融，便是格物致知。到豁然贯通时候，不曰格物，而曰爱物，从亲亲仁民推出也。正见发源在一“孝”字，乃完千金一笑也。金麒麟演《麟趾》也，《麟趾》为《关雎》之应，而书中婚姻，无非反此，为公子惜，为通灵戒矣。绛石戒指，一心之用。不能以私欲为戒，而迷而不悟，梦而不醒，天命性道，悉就消亡。亦谁解勘透阴阳、理气、天人之界，下学上达，作一睁睁双眼、清醒白醒之人哉！故曰“因麒麟伏白首双星”。白首犹言百首，省括《诗》篇；双星，婚姻之正。又星，醒也。糊涂东西，忽成粉碎。

此回底中有底，面上有面。扇却热毒底矣，而有一部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在。金麒麟、金玉因缘，借麟为兽头，以骂宝钗底矣，而有《毛诗》、《周易》一部在。看官信此说否？

【护花主人评曰】晴雯奚落袭人，反衬后来晴雯被撵，袭人送衣钱等事。

宝玉要打发晴雯出去，亦是反跌后文。

宝玉、袭人哭，黛玉走来冲散。黛玉去后，薛蟠请酒醉归。随起随落，紧凑超脱。

宝玉又说做和尚，回顾前文，黛玉笑记遭数，哭化为笑，灵活非常。

借晴雯口中补写宝玉与碧痕洗澡，借宝钗、黛玉口中补写湘云假扮宝玉及扑雪人儿情事，觉有善戏美女跳跃纸上。

写湘云分送袭人等戒指，必须亲自带来，甚有情理。但金钏此时应已逐出，不知此戒指着落于何处。

黛玉说湘云配带金麒麟，引起后文湘云拾得金麒麟。

湘云说阴、阳二字颇有意味，且暗藏消长之理。末后以翠缕主仆分阴阳截住上文，不致说破男女，尤为得体。

蔷薇架下金麒麟，必是宝玉遇雨时遗失。可想见昨日淋雨，仓皇走来，误踢袭人，一夜心慌意乱，不暇检寻光景。是暗暗补写法。

翠缕拾得麒麟，笑说分出阴阳来了，先拿湘云的麒麟瞧，不说明谁阴谁阳，含蓄得妙。

湘云说无数人物阴阳俱是宾，只有翠缕拾起金麒麟，笑说分出阴阳句是主。

【大某山民评曰】黛玉称袭人以好嫂子者，因有端委，姑为恶谑，并不是醋。盖各有身分，若施及卑人，则不成为黛玉矣。

黛玉对湘云道：“你哥哥有好东西等着你呢！”过后离却黛玉，宝玉见了湘云，果有此说。可知黛玉之防备留心者已久。

湘云问宝玉云：“几时又有个麒麟了？”生疑即以生急，关心遂致多心。笔情之妙，在闲在淡。

一个金麒麟，翠缕将手一撒，撒给湘云看也。湘云将手一撒，撒给宝玉看也。虽曰主如其婢，却是婢如其主也。

此回仍是壬子年五月初旬事。



话说宝玉见了麒麟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伸手来拿，笑道：“亏你拣着了，你是什么时候拾的？”何时拾的，却无从考。史湘云笑道：“幸而是这个，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，难道也就罢了不成？”语面近于禄蠹，逐渐逼拶至黛玉窃听，以落上半回之首。宝玉笑道：“倒是丢了印平常<sup>[1]</sup>，若丢了这个，我就该死了。”人爵无关紧要，天爵生死系之。麟趾、麟角、麟定岂可丢者？是又从《周易》、《国风》着眼。

袭人斟了茶来与史湘云吃，一面笑道：“大姑娘，我听前日你大喜呀！”男女以正，婚姻以时，故姑娘为大姑娘，而喜为大喜，宝、黛、钗无有也。为其影者自不答应。○又道喜出自袭人口，道金麒麟喜，并道金锁喜也。以唱明清虚观之醮，故云前日。史湘云红了脸吃茶，一声也不答应。袭人笑道：“这会子又害臊了！你可记得十年前，咱们在西边暖阁上住着，晚上你同我说的话儿？那会子不害臊，两金之喜，同一不害臊，特用他说。这会子怎么又臊了？”史湘云笑道：“你还说呢！那会子咱们那么好，是补前，是串后。后来我们太太没了，我家去住了一程子，怎么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。我来了，你就不像先待我了。”袭人笑道：“你还说呢！先姐姐长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头洗脸，做这个弄那个。如今大了，就拿出小姐的款儿来<sup>[2]</sup>。你既拿小姐的款，我怎么敢亲近呢？”史湘云道：“阿弥陀佛！冤枉冤哉！我要这样，就立刻死了。你瞧瞧，这么大热天，我来了，必定赶来先瞧瞧你。不信你问缕儿，我在家时时刻刻，那一回不念你几声？”

话犹未了，袭人和宝玉都劝道：“说顽话儿，你又认真了。

[1] 丢了印：即丢了官印，意谓丢官、罢官。

[2] 拿款：摆架子。